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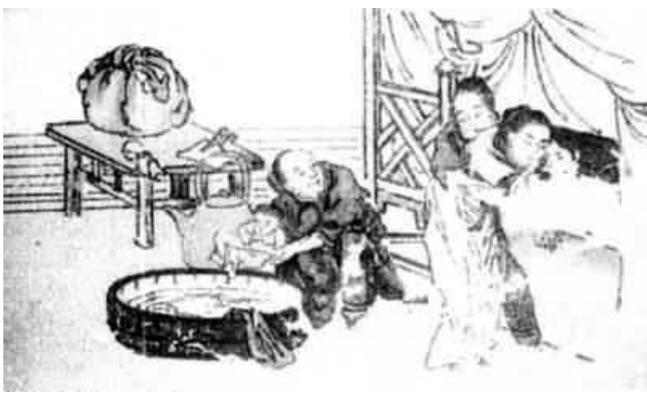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的“坐月子”怎么来的

南宋人陈自明的《妇人大全良方》似乎是“坐月子”习俗禁忌的最早贡献者之一，他在书中提到：“若未满月，不宜多语、喜笑、惊恐、忧惶、哭泣、思虑、恚怒，强起离床行动、久坐；或作针线，用力工巧，恣食生冷、粘硬果菜、肥腻鱼肉之物；及不避风寒，脱衣洗浴，或冷水洗濯。当时虽未觉大损，满月之后即成蓐劳。手脚及腰腿酸重疼痛，骨髓间腮腿如冷风吹，继有名医亦不能疗。”

这位南宋中医说的跟今天“坐月子”很相似：不能喜怒哀乐，不能起床行动，不能遭遇风寒，乃至不能洗浴洗漱，为的是避免一种名叫“蓐劳”的妇科病。其症状则是手脚酸冷。

坐月子，一般时间约一个月，依各地民情风俗不同，也有四十天、两个月和一百天的差别。但是，唐朝人孙思邈在《备极千金药方》中提到了产妇得“蓐劳”得原因跟陈自明的说法有所出入：“(产妇)犹如角弓反张，名曰蓐劳，则是其犯候也。若似角弓，命同转烛……纵多出财宝，

产褥热和坐月子，在人类历史上，是一组成对出现的事物。然而事实恰好相反，正因为古代中国人错误的“坐月子”观念，反而加剧了产褥热，使产妇面临更严重的生命危险。



遍处求医，医者未必解此。纵得医来，大命已去，何处追寻。”不过，他认为蓐劳的原因，倒不是起床、洗澡这些问题，而是产后百日内夫妻间进行了性行为。

不管怎样，我们现在弄清楚了一个问题：“坐月子”禁忌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古人担心“蓐劳”，以及其加强版“蓐劳”。因为

得了这种恐怖的蓐劳，产妇便是“大命已去”。

坐月子习俗中的种种禁忌，其实来自对妇女产后感染“蓐劳”，即产褥热的极大恐惧。传统时代的中国人，因为产褥热存在畏寒、高烧发热的症状，故而将其与风吹、着凉引起的感冒症状联系在一起，所以想当然地得出

了保暖、回避冷水、不吃冷食、避免受寒等似是而非的禁忌。

而事实上，导致产妇蓐劳、蓐风或产褥热的原因，是因为产妇在分娩过程中接触了完全没有经过消毒流程的助产人员。

在中国，“接生婆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前引的南宋《妇人大全良方》：“(生产时)宜预择年高历练生婆一人，并稳当曾经惯妇人二人扶持，不得挥霍，恐产妇扰惊。”在这之前，中国古人分娩常在户外，由产妇一人独自完成。比如东汉王充的《论衡》提到：“乳子之家，亦忌恶之，舍丘墓庐道畔，逾月乃入，恶之甚也。”尽管早期人们将分娩视为不洁，但并没有产后疾病的记载。

唐宋时期出现产婆助产，随之产生的细菌感染也困扰了之后近千年的妇女生育史。人们在不了解产褥热致命病原的情况下，朴素地将其与风寒症状联系起来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蓐劳、蓐风禁忌也形成了“坐月子”习俗。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

探究>>

韩信称王后感谢了哪三个人

韩信当上楚王回到家乡后，他感谢了三个人：

首先是漂母，韩信赏赐她千金。在他最困顿的时候，漂母曾给他吃过几十顿饭。当时，韩信说，他日有成，定当千金相谢。漂母说：谁稀罕你的千金！这么大的小伙子，干点啥不能混口饭吃？我给你饭吃是可怜你，但真为你害臊啊。韩信赐她千金，虚荣之心胜过感恩之心。

其次是下乡南昌亭长，他是韩信真正的救命恩人。韩信穷困潦倒时，亭长让他在家白吃白住。但亭长的老婆看不惯韩信，故意刁难韩信，不给他吃饭，韩信一气之下就走了。亭长还去追他，代老婆道歉。就是这个最该感谢的恩人，韩信只“赏给”人家100钱，还奚落说：“你就是个小人，做好事有始无终！”

第三个感谢的人是当年让他从胯下爬过去的屠夫。韩信不但封他为中尉，还大言不惭地告诉诸将：“就是这位壮士，让我从他胯下钻过。当时他如此侮辱我，我难道不能一剑干掉他？但杀了他有何用，他又不是秦始皇，杀掉他我也不会扬名立万，反而可能因此而偿命。所以就忍了下来，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！”据水煮历史

半途杀出的程咬金 一战奠定福将人生



“半途杀出来个程咬金”说的是程咬金劫皇纲和在瓦岗寨当混世魔王时，总喜欢埋伏在山路，突然杀出，吓退敌人。用来形容某事本来进行得很顺利，但冷不丁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，结果把事情给搅黄了。

其实，这是民间对隋唐草莽英雄的一种调侃，历史上真正的程咬金不是这样的。

程咬金最初出道可不是跑到瓦岗寨去当混世魔王，而是聚众数百，立马横槊，保卫乡里。隋末各地纷纷起事，程咬金的非正规军生存艰难，不得已依附了当时强大的瓦岗军。

唐武德元年，在与隋军的北邙山大决战中，程咬金大出风头。当时，瓦岗名将单雄信率领外军驻扎在外围，遭隋军王世充偷袭。单雄信向李密求援，李密派程咬金和另一员号称“万人敌”的大将裴行俨前去驰救。裴行俨奋勇当先，不幸被流矢射中落马。程咬金飞马赶到，连杀数人，所向披靡；连忙从地上抱起行俨，横在马上，往自己的大营撤退；隋军随后追赶，程知节抱着裴行俨，行动不甚灵便，只觉胸口一热，一柄长槊透胸而出，只见程咬金大喝一声，撅断长槊，并调转槊头刺死杀手，吓散追兵，这才与裴行俨平安回营。一柄长槊透胸而出，居然没死，且还杀死敌人，救回战友。这一举奠定了程咬金是福将的传奇人生。肖锡光

李白少年时曾激情杀人

神龙元年(705年)，李白跟着父亲李客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迁回四川江油。碎叶城地处边陲，各色人等鱼龙混杂，还是大唐王朝的罪犯流放地，又与突厥人几经反复争夺，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当奉行丛林原则，知道唯有拳头硬、手段狠才能活下去。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概念深深烙印在小李白脑海里。

迁回四川江油后，江油也是民风粗犷彪悍，人好勇斗狠。江油地区还有个风气很不好，就是排外，非常喜欢欺负外地人。而李客一家是从西域迁移过来的胡人，理所当然成为被欺负对象。幸亏李客做的是大生意，有钱，遇到麻烦事能用钱摆平。就这么花钱买平安过了十年，李白长大了。李白彻底融入了当地生活，整天纠集一帮不良少年打架斗殴，终于在一次黑道火并中将对方一匕首捅死，犯了杀人大罪。后来他写诗说，“结发未识事，所交尽豪雄。托身白刃里，杀人红尘中”。结发就是二十岁。

根据《唐律》：诸斗殴杀人者，绞；以刃及故杀人者，斩；虽因斗，而用兵刃杀者，与故杀同。就是说，打架斗殴杀人的，判处绞刑。用锐器为了私人仇恨杀人的，斩首。虽然是双方打架斗殴，但是使用锐器的一方杀了人，即使失手杀人，也跟故意杀人同罪。对这件事情如何处理的，李白在后来写道：“当朝揖高义，举世钦英风。小节岂足言，退耕春陵东”。就是说，李白杀人之后，案子递到当地政府，相关负责人开会一商量，给此案定了性：这是一件见义勇为的先进英雄事迹，应该肯定，给予表扬。可是李白很谦虚，也很低调，觉得自己没啥大不了的，都是小节，不足挂齿，然后带着同伙吴指南隐居起来，以避风头。春陵是当年刘秀种地潜伏的地方，其实李白并没有种地，而是隐居在大匡山读书，从此折节向学，走上了正途。据趣历史

曹操傲视天下却在意月旦评

月旦评是东汉末年汝南郡士大夫的一种沙龙性质的集会，主要的活动项目就是对当世人物的品评和议论时政，因其活动时间在月旦，也就是月朔，即每月初一，故而称之为月旦评。

汝南月旦评的主持人是当时的汝南名士许劭及其族兄许靖，许氏家族是东汉有名的士族门阀，累世都是朝廷高官，而且出了很多大学者，譬如《说文解字》的作者许慎。

《后汉书·许劭传》记载，“初，劭与靖俱有高名，好共核论乡党人物，每月辄更其品题，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。”许氏兄弟搞的这个品评人物的月旦评在当时影响很大，在汝南一带蔚成风气，甚至月旦评逐渐成为名士们品评人物的代名词。后世南朝梁的学者刘峻在《广绝交论》中就有“雌黄出其唇吻，朱紫由其月旦”这样的话。

月旦评在许氏兄弟的主持

最近《军师联盟》热播，在这部电视剧的开头，提到了一个臧否人物的盛会——月旦评。其实，这个情节设置有点时间上的漏洞。那么，历史上的月旦评究竟又是什么呢？

下，名噪一时，在东汉察举制的选官制度之下，社会舆论对一个人评价非常重要，直接影响到仕途。许氏兄弟对世人的评价褒贬在当时的社会几乎就是权威，“所称如龙之升，所贬如坠于渊，清论风行，高唱草偃，为众所服。”

许劭在汝南郡当官的时候，因为他的舆论影响力，搞得郡中大小官员都很畏惧，“莫不改操饰行”，纷纷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。不仅一般的士人官员在意许氏月旦评，就连任性放荡的曹操也对许氏兄弟的评语非常在意。

溥仪劳动改造学不会打饭

1959年12月，依照周恩来的安排，特赦战犯要先参加一年劳动，培养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感情，再安排正式工作。和溥仪一起获得首批特赦的还有杜聿明、宋希濂、王耀武、郑庭笈、周振强等国民党将领，他们去了北京南郊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果木队。栽培果树相比于种麦种稻是比较轻的农活，劳动量和技术含量对于征战半生的将领不在话下，对于“皇帝”来说还是太困难了。一个连衣扣都不会系，戴着七百度近视眼镜的人能干什么？确实是件麻烦事。

适合溥仪的工作应该劳动量小，又能学到技术和知识，思前想后，周恩来有了计划。1960

年春节前，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活动中，周恩来对郭沫若说，打算让溥仪去中科院下属的植物园工作。郭沫若回答：“皇上驾到，当然欢迎。”

1960年2月18日，溥仪开始上班，但是溥仪学习生活自理比学干活费劲得多。入植物园刚两天，他报告说枕巾丢了，第二天又找到了，原来是他穿衣服时把枕巾夹在了棉裤和衬裤之间，干了一天活也没察觉。溥仪觉得不好意思，以后虽然还是常丢东西，但怕人笑话他，都默不作声，饭票丢了，宁可饿着也不说。

食堂是皇帝笑话说得最多的地方。从出生起溥仪大概都没什么机会自己亲手付钱买东

西，算清钱都困难，繁杂的粗细粮票、肉票、菜票更搞得他晕头转向。每次到食堂打饭，他一着急就抓出一团票，放在窗口让师傅自己挑，后来索性由同宿舍的刘保善、刘宝安帮他买，问他要吃什么，买回来再帮他算账。直到离开植物园去政协工作，溥仪依然不能熟练打饭。沈醉回忆，溥仪在主食窗口买完米饭，放在桌上，再去买炒菜，回过头在人海茫茫的食堂就找不到自己的米饭了，只好再去重新买一份。常常是食堂人流散去，某个桌子上躺着一碗没动过的米饭，工作人员都知道是溥仪的，便帮他收好，明天加热再给他。

据《在植物园劳动期间的溥仪》